玉　　秧

毕飞宇

没有人愿意跑3000米。3000米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你必须像一头驴，不吃不喝，在四百米跑道上熄灯瞎火地磨上七圈半。玉秧在体育上头没有任何能力，和同学们比较起来，她做不到更高、更快和更强。玉秧的身体矮墩墩的，很结实，死力气也许还有一把，不过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，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。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，玉秧没有任何特长。学习还行，别的都不怎么样。长得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样的女同学还能指望班主任对她有什么印象呢？但是，年轻的班主任是一个体育迷，十分计较竞技场上的一得一失。他在3000米的报名表上填上王玉秧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指望，有枣无枣打一棒罢了。万一挣到一个第六名，兴许还能在总分榜上添一分呢。王玉秧再没有能力，为了82(3)班的集体荣誉，她苦还是应该吃的，汗还是应该流的。同时被报上去的还有庞凤华。庞凤华冷笑笑，私下对玉秧说："看出来了吧，老师器重啊，总是把最光荣的任务交给我们。——你可不要让人家失望。"庞凤华也是从乡下考上来的，是一座小镇，各方面的情况和王玉秧差不多。但是庞凤华显然比王玉秧有见识，老师一批评她，庞凤华的眼泪来得比小便还要利索，哗啦哗啦的，弄得你反过来要可怜她。玉秧看得出，庞凤华骨子里头比她有胆量，她眼睛一挤一挤的，眼泪一把一把的，嘴里头却不乱，该说什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一字一句总是能说到点子上。这一点王玉秧就比不上了，说到底庞凤华还是比玉秧自信,主要是好看一些,漂亮是说不上的。可是庞凤华有她的一套，玉秧看出来了，庞凤华骨头缝里天生就有那么一股子的骚。

王玉秧走上跑道的时候非常怯场。一起跑就出了一个洋相。愣枪了。发令员喊过‘各就位”,发令枪居然响了。同学们都冲了出去，伸长了脖子，争先恐后，推推搡搡的。王玉秧傻头傻脑地站在原地。还在等。800米以上的发令只有‘各就位”,从来就不喊‘预备”。玉秧哪里能知道。大伙儿冲出去了,发令员提着枪,走到玉秧的身边,和颜悦色和她商量:想好了没有?再想想?发令员突然大声说:还望呆!跑——啊!”王玉秧的第一步其实是吓出去的,几乎跳了起来。看台上哄起了一阵笑。王玉秧人是跑出去了,却羞得不像样子。而庞凤华已经冲出去五六米了。庞凤华的举动出乎王玉秧的意料，中午吃饭的时候庞凤华拉着王玉秧一起找过班主任，庞凤华的脸色相当苦,对班主任说,她身上‘不方便”;‘不能跑”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很不高兴。但女同学‘身上’的事,他也不好掺和什么。庞凤华望着老师的脸,随即又表了一个态,说:要不我坚持坚持看,拿不到好成绩老师可不要怪我。”话说得又合情又合理。班主任点了点头,拍了拍庞凤华的肩膀,很赞赏。枪一响,庞凤华匹马当先,哪里有半点‘不方便”的模样。王玉秧非常清楚地记得，庞凤华上一个星期刚刚逃了一节体育课,理由就是‘身上不方便”。这个小婊子一个星期里头都‘不方便”了两回了,都成自来水的龙头了。也真是好本事。太不要脸了。要是细细地推算起来，王玉秧的身体倒是在这两天就要倒霉了，吃中饭的时候王玉秧的下腹部已经有那么一点感觉，无端端地胀。不过王玉秧绝不会说出去。这样的事,玉秧开不了那个口。然而,跑到第二圈的时候,王玉秧发现,庞凤华的不要脸还是值得。太难受了。呼

吸上不来,又下不去,全憋在胸口。想死的心都有。还是人家庞凤华划算，十分风光地领跑了一圈半，已经软绵绵地趴在班主任的怀里了。玉秧可是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。庞凤华在老师的怀里一点力气都没有,胳膊挂在班主任的脖子上,飘飘的,就跟献给老师的哈达似的。庞凤华的眼睛还闭上了,娇气得很,就差一只枕头了。都像是老师的亲骨肉了。这一刻玉秧还在跑道上死撑，人家庞凤华一定喝过糖开水，和班里的同学说说笑笑的了。玉秧不是不想在中途退下来,可是,班主任正远远地站在水泥看台上,严厉地对着她吆喝。他的身子站得和标枪一样直,两条胳膊抱在胸前,面色严峻,正忧心忡忡地盯着自己。难受归难受,王玉秧还是怕了。为了82(3)班的集体荣誉，玉秧必须撑着。坚持一步是一步。

王玉秧不知道自己得了第几名。事实上，她得了第几名对谁都不重要了。玉秧被套了两圈多,人家前六名早就过线了。也许连前十二名都过线了。撞过线的女同学该庆贺的庆贺,该撒娇的撒娇,田径场上已经有一点冷清。玉秧还在跑,默无声息,却又勤勤恳恳,像一只小乌龟伸长了脖子卖着她的死力气。有一度王玉秧都有点不好意思了,想停下来,高音喇叭却响了。高音喇叭在鼓励王玉秧,音调昂扬而又抒情。高音喇叭对王玉秧的‘精神’给与了高度的赞扬。王玉秧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王玉秧了，身体没了，胳膊腿没了，只是“精神”,抽象得很,完全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惯性,还蛮利索的。虽说跑得慢,反而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,反而来劲了。看起来‘精神’的力量实在是无穷无尽,你想停都停不下来。王玉秧想,如果这会儿有人给她送来两碗米饭,再加上一杯水,她一定能跑到天黑,天亮之前完全可以‘象征性’地跑到延安。

王玉秧撞线的时候全场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了跳部。不少同学走下看台，直接来到了田径场内。那个81级的高个子的男生正在冲

击师范学校的跳高纪录。他是田径场上的明星，师范学校的明星。81级的高个子男生知道所有的同学都盯着自己，意气格外的风发。他不停地捋头发,深呼吸,用芦柴棒一样的瘦胳膊做漂亮的假动作,折腾了四五遍,他开始起跑,冲刺。在他全力起跳的刹那,却又放弃了，从横杆的前面小跑了过去。看台上一片尖叫。高个子男生低着头,在思考。重新回到起跳点,他又开始捋头发,深呼吸,做十分漂亮的假动作。王玉秧就是在这个时候跑过了3000米的终点线。除了终点裁判例行了一下公事，没有人知道王玉秧的女子3000米已经跑完了。玉秧什么也没有得到，连搀扶的人都没有，连一杯红糖水都没有喝得上。王玉秧很惭愧,孤零零地躲在了一边。王玉秧的肚子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疼了,她想起来了,自己不只是‘精神’;‘精神’是不会肚子疼的。这一次的疼痛来得相当猛。她刚刚弯下腰去,却在大腿的内侧看到了一条虫子。虫子是红色的。很温暖，软绵绵的。在往下爬。越爬越长。越爬越粗。王玉秧吓了一大跳,傻站了一会儿,撒开腿便往宿舍楼奔跑。

宿舍里只有王玉秧一个人,虾子一样弓在床上。玉秧很疼,关键是冤。力气还没有完全使出来,3000米居然就没有了。玉秧坚信,如果不是3000,而是10000米的话，她玉秧兴许就是第一名了，好歹也能拿到一个像样的名次。直到这个时候，王玉秧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心思，自己其实十分在意这一次田径运动会。说到底王玉秧太普通了，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任何胜人一筹的地方。万一跑好了，结果也许就不一样了，老师对自己刮目相看也说不定。要是细说起来,玉秧长这么大只是做成了一件事,那就是考上了师范学校,着实风光了不止一两天。玉秧考上师范学校轰动了王家庄，学校里的老校长打开了王玉秧的录取通知书，一眨眼的工夫消息在王家庄转了好几圈。“王玉秧?哪个王玉秧?”村子里的社员到处问。社员们花

了很大的力气才把‘王玉秧’这三个字和王连方的七丫头联系起来。王连方一共有七个女儿,可是,除了大女儿玉米,三女儿玉秀,别的都太一般了。说起来玉米和玉秀她们离开王家庄也十来年了。上了岁数的人还记得,那时候玉秧的一家可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,丫头们个顶个的,随便一站都虎虎生风。王连方也不是现在的老酒鬼,而是王家庄的村支书。王支书在高音喇叭里说话的时候派头可大了,动不动就是‘我们共产党’,动不动就是‘中国共产党王家庄支部’,就好像他每顿饭都能吃一只牛,牛气得很。听王连方说话,你会觉得王支书从来都不是王家庄的人,而是千里迢迢的,枪林弹雨的,艰难险阻的,经历了雪山与草地,长江与黄河,最后才来了。王玉秧是王连方的老七,一个么妹子。依照常理,玉秧应当是全家的宝贝疙瘩。情况却不是这样。生下第一七个女儿之后,王连方不依不饶,重新鼓足了干劲,回到床上又努了一把力气,终于生了个小八子,是个男的。这一来么妹子很不值钱了,充其量只不过是做父母的为了生一个男孩子所做的预备,一个热身,一个演习,一句话,玉秧是一个附带。天生不讨喜,天生招父母的怨。事实上,玉秧并不是她的父母带大的,起先带玉秧的是她的大姐玉米,玉米出嫁之后,玉秧只好搬到她的爷爷奶奶那边去了。是爷爷奶奶一手把玉秧拨弄大的。玉秧嘴讷,手脚又拙巴,还不合群。也好,做父母的、做爷爷奶奶的反而省心了。可是有一样,玉秧上学之后她的老师们马上就发现了,玉秧爱学习。闷头闷脑,舍得下死功夫,吃得下死力气。虽说学业并不拔尖,可是很扎实。她能把课本一页一页地背下来,一本一本地背下来。玉秧考上城里的师范学校,老校长的脸上有了光,一定要玉秧留下几条学习方面的经验。玉秧站在教师的办公室里,背对着墙,鞋底在墙上不停地摩擦,憋了半天,留下了一条金科玉律,就一个字 背。真理是多么的简单,多么的朴素。老校长激动了,他一把抓住玉秧的手,说:“实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。玉秧的经验一定要推广。从下学期开始，号召同学们向玉秧学习，背！”老校长在激动之余补发给了玉秧一张“三好学生”的奖状，并教导玉秧，到了城里，一定要注意三个方面。老校长扳起了手指，他的中指、无名指和小拇指分别代表了身体好、学习好和工作好。

王玉秧在王家庄度过了一个扬眉吐气的夏天。每一天都很孤独。但是，这是一种别样的孤独，和以往的不一样。以往的孤独是没有人搭理，带有被遗忘、被忽视的性质。1982年的这个夏天，玉秧虽说还是孤零零的，然而，这是鹤立鸡群的孤独。玉秧是鸡群里的一只鹤，单腿而立，脑袋无声地掖在翅膀底下，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雪白的光。这样的孤独最是凄清，却又凝聚着别样的美，别样的傲，是展翅与腾飞之前的小憩，随时都可以化成一片云，向着天边飘然而去。最让玉秧感到自豪的是，事情都惊动了大姐姐玉米了。大姐玉米特地从断桥镇回了一趟王家庄。任务很明确：“家来”看看“我们家秧子”。玉米虽说是玉秧的大姐，以往却和玉秧没有多少实质性的瓜葛。在玉米的眼里，玉秧还是个孩子。偶尔回一趟娘家，几颗硬邦邦的水果糖就把玉秧打发了。一边玩去，玩去吧，啊。玉米这一次回来得相当正规，她的头发已经盘到了脑后，主要是人胖了，嘴里也装上了一颗金牙。虽说只是薄薄的一层铜，发出来的到底还是金光。有了这样的一层金光陪衬着，笑起来就有了热情和主动的意思。喜气洋洋了。为了让嘴里的金牙最大可能地展示出来，玉米格外的爱笑，幅度也大了。玉米虽然是公社里的干部娘子，这一回却没有摆官太太的架子，而是亲自掏了腰包，专门为玉秧办了两桌酒。村里的领导和玉秧的老师都来了。玉秧坐了“桌子”。这个“桌子”也就是酒席，标志着一个人的身份。长这么大，玉秧还是第一次在正规的酒席上坐上桌子，很不好意思，却又很自豪。只能抿着嘴笑。而从实际情况来看，

“桌子”上却没有玉秧这么一个人。玉米在张罗。玉米在酒席上呼风唤雨,脖子一抬一杯,脖子一抬又一杯,酒量特别大。甚至有那么一点蛮横和莽撞。最后还‘以玉秧的名义’替王玉秧喝了。玉米喝得不少,大家都以为她会醉。没有。还是一杯一杯的。酒席过后王家庄的人都知道了,玉米现在能喝,有一斤半的量。喝完了还不误事,村干部陪着她打了两个小时的扑克,玉米把扑克牌甩得噼噼啪啪的,每一张都压在人家的小腰上,严丝合缝。三局扑克过后,玉米钻到了玉秧的帐子里头,玉秧已经睡着了。玉米推醒玉秧,当着玉秧的面,在油灯底下数票子。票子都是五块钱的大面额,连号,崭新,能劈豆腐,能抽人家的耳光。一看就知道不是扑克牌上赢来的,而是专门为玉秧准备的。玉米一共数了十张,五十块。另外还有二十五斤粮票,全国通用。相当大的一笔数目,足以惹出人命了。玉米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粮票递到玉秧的跟前,故意弄得凶巴巴的,其实是亲。命令说:“细丫头,拿着!”玉秧一脸的瞌睡,说:“搁那儿吧。”玉米说:“睡糊涂了。睁开眼睛看看,这是什么?”玉秧还是瞌睡,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的样子,说:“还是睡吧。”又把眼睛闭上了。玉米望着玉秧的后脑勺,没有料到这样的局面,这个呆丫头就是这么不领她的情,说话的腔调也变了,完全是一个城里人了,都学会四两拨千斤了。玉米没有再说什么,把五十块钱和二十五斤全国通用粮票塞到玉秧的枕头底下,吹了灯,侧在玉秧的背后,睡下了。究竟喝了不少的酒,一时睡不着。玉米想,还是玉秧大出息了。这丫头谁都不靠,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,一横一竖,一撇一捺,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。这是很不简单的,特别的过得硬。早几年想都不敢想。玉米在心里说,呆人有呆福。细丫头真是碰上好时候了。大出息了。

运动会的第二天是星期天。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会利用星期天的

上午睡一个懒觉。其实也睡不着。但是，睡不着并不等于要起床。躺着，胡乱地想想心思，即使饿着肚子，也要比起床划得来。完全是为睡而睡。要不然自然会吃很大的亏。谁也没有想到庞凤华的箱子被人偷了。什么时候被偷的呢？不知道，反正少了十六块钱的现金，外加四块钱的饭菜票。庞凤华的牙膏一直放在自己的人造革箱子里，她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每天早上利用挤牙膏的工夫检查一下自己的钱物。钱物不翼而飞了。不小的数字。这可不是一般的事。

星期天的上午，北京时间十点十五分，82(3)的同学全体集中。许多同学还没有吃早饭，王玉秧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洗脸刷牙。班主任来了。学生处的钱主任也来了。庞凤华没有来。她单独留在了宿舍，正在给派出所的公安员做笔录。离开宿舍的时候许多同学都看到了庞凤华,她坐在床沿,散着头发,上眼皮都已经肿了,很哀怨,一点力气都没有。公安员给她倒了开水，她碰也没有碰一下。那是真心的悲痛，和昨天在田径场上不一样，装不出来。教室里的人齐了，年轻的班主任站在黑板的旁边，脸色相当难看。他的身体站得像标枪一样直。他在等待钱主任说话。钱主任却不开口。嘴抿着，撅着，嘴边的两条咬纹却陷得特别深。他从走进教室的那一刻到现在都没有开口。钱主任终于点上了香烟，吸了一大口，慢慢地嘘了出来。钱主任说话了,他说“:我姓钱。’钱主任说“:谁有胆子给我站出来,把我偷回去。”钱主任的话引来了几声笑声，但是笑声立即止住了。钱主任不像是说笑话。他的表情在那儿。钱主任说完这句话之后停顿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眼睛像黑白电影里的探照灯，笔直地射出两道平行的光。两道平行的光从每一个同学的脸上划过去，咯吱咯吱的。如果你抗不住,低下了脑袋,钱主任会立即提醒你“:抬起头来。眼睛不要躲。看着我。”

钱主任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学生的工作做得相当的细，有生活上

的,有工作上的,还有思想上的。这一点即使在全省师范类的学校中都很著名。钱主任已经连续两年获得省市级的先进工作者了。奖状就挂在办公室的墙面上。钱主任在‘四人帮’的时期坐过牢,平反之后,上级领导原想调他‘上来”,到局里去。但是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钱主任谢绝了,坚持在‘下面”。钱主任说,他热爱‘学校”,热爱‘教育”。最终还是留了下来,钱主任在师范学校开始了他的‘第二个春天”。钱主任格外的努力,希望把学生的工作做得更细,更深,把损失的时光补回来。用钱主任自己的话说:“上到死了人,下到丢了一根针”,他‘都要管”。谁也别想‘瞒着蚊子睡觉”。管理上相当有一套。所谓的管理,说白了就是‘抓”。工作上要‘抓”,人也要‘抓”。钱主任伸出他的巴掌,张开来,紧紧地握住另一只手的手腕,向全校的班主任解释了‘抓’是怎么一回事。所谓‘抓”,就是把事情,主要是人,控制在自己的手心,再发出所有的力气。对方一疼,就软了,就‘抓’住了,“抓’好了。钱主任的解释很形象,很生动,班主任们一看就明白了。要是细说起来,师范学校的每一个学生对钱主任都有几分的怵。走路的时候总要绕着他。同学们发现,这样的时候钱主任其实并不凶,反而把绕着走路的同学喊过来,亲切地问“:我是大老虎?”钱主任不是大老虎,只是一只鹰。你不怎么看得到他,可他总是能够看得到你。一旦哪里出了问题,有了特殊的‘气味”,他的阴影一定会准确及时地投射在大地上,无声无息,盘旋在你的周围。这会儿钱主任这只鹰正栖息在82(3)班的讲台上,一双鹰眼紧紧地盯着下面。他又开始开口讲话了。他的话题却绕开了这一次的失窃事件,让人有点摸不着头绪。但是,他凛然的气概还是感染了每一个人,震撼了每一个人:“我们的校长,当然也包括我,想建立怎样的一所师范学校呢?”钱主任劈头盖脸问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大问题。“我很赞同我们的校长。”钱主任自答说:“我们的校长说了,第一,铁的纪律,第二,铁的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校风。八个大字。”钱主任用他的食指不停地点击讲台的桌面,提醒同学们‘铁’是什么。当然了,铁是什么;同学们都见过”。用不着钱主任‘多说什么’了。钱主任围绕着‘铁’这个最为普通的金属把话题慢慢引上了正路。“——铁为什么能够无坚不摧?是因为铁被炼过了,它很纯。如果铁的中间有了渣滓,有了杂质,铁就会断。大厦就会倒。”钱主任接着又问;我们的工作是什么?很简单,把杂质查出来,并且剔除出去。”教室里一片阒静,都能听得见粗重的喘息了。差不多每一个同学都听见自己的呼吸,不少同学的脸都憋红了。钱主任总结说:最后我送同学们八个大字:坦白从宽,抗拒从严。散会。”

庞凤华的饭菜票和现金一分都没有少。因为有一万米的赛事,庞凤华匆匆忙忙的,顺手把钱物都带在身上了,掖在了内衣的小口袋里头。庞凤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留神,上了跑道又跑得太猛,后来全忘了。那些钱物还是庞凤华第二天洗衣服的时候自己掏出来的。带着庞凤华的体温,甚至还带着庞凤华的心跳。不过事情已经闹开了,都惊动了派出所了,庞凤华哪里敢说。蹲在盥洗间里,又哭了。脸上凄苦得很。别人都劝不动。越劝庞凤华哭得越伤心。后来连劝的人都一起哭了。这个不能怪人家凤华,这样倒霉的事,换了谁谁不难过?

庞凤华在当天的晚上找到了年轻的班主任,班主任住的是集体宿舍,这会儿同宿舍的其他人都打康乐球去了,只留下了班主任一个,正趴在桌子上批改作业。庞凤华进来了。两只手紧紧地扶着门框。班主任扭过身子,示意庞凤华坐。办公桌的旁边是老师的单人床,庞凤华只能坐到老师的床上去了。庞凤华一脸的凄惶,坐得很慢,尤其是快要落座的时候,她扭着她的腰肢,用她的屁股缓缓找到了床沿,这才坐下了。年轻的班主任发现庞凤华‘坐’得实在是漂亮,腰肢里头有了很独特的韵致。别看庞凤华的脸蛋长得不怎么样,屁

股上的那一把倒还真的是风姿绰约。这一点给了年轻的班主任相当深刻的印象。一下子就对庞凤华产生了同情了。班主任咽了一口,关切地说:发现新的线索了没有?庞凤华望着她的班主任,无声地摇头。很憔悴。带上了几分的苦楚。班主任叹了一口气,想,钱被人偷了,一定是生活上遇到困难了。班主任取出钱包,拿出十块钱,递到庞凤华的跟前,说:你先应付几天吧。这样的举动在庞凤华的那一头分外的感人了,庞凤华望着老师手里的钱,眼里的眼神定住了,一点一点闪出了泪光。她的目光慢慢移到了老师的脸上,最后,和年轻的班主任对视了,定定的,汪开了一层泪,厚厚地罩在眼眶里头。庞凤华说:老师。说不下去,又哭了。庞凤华这一次没有坐着哭,而是趴下了,伏在了班主任的枕头上,两只肩膀一耸一耸的。班主任坐到庞凤华的身边,很小心地伸出手,拍了拍庞凤华的后背。庞凤华的后背很猛烈地扭动了几下,意思很明确了;不要你管。但是做班主任的怎么能不管呢?又拍了几下。班主任的巴掌一直拍到庞凤华的心坎里。格外的催人泪下了。这一次庞凤华没有扭,哭得却加倍的揪心。全身都在哽咽。班主任都很心疼了。这样持续了两三分钟,庞凤华妥当了,悄悄站起身来,无声地接过班主任手里的钱,坐到了班主任的椅子上。她把钱压在了老师的玻璃台板底下。顺手拿起班主任的手绢,擦过眼泪,回过头来看着她的老师。庞凤华望着她的老师,突然又笑了。迅速地把嘴抿上,还把笑容藏到了手背的后头。庞凤华扭头就走,一点过渡都没有。她在走出门口的时候,猛地回过脑袋,发现她的老师还坐在床沿上,对着桌面上的手绢两眼茫茫。

案子悬在那儿。依照庞凤华的口述,公安员并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。这一来派出所的同志也很难办了。星期一的下午,82(3)的同学们发现,一直停在行政楼前的警车已经开走了。人家有更重要的任务,不可能为了十几块钱的事情无端端地耗警力。可是,钱

主任说了“案子一定要破”。这一来校方的任务自然很重了。保卫科和学生处的老师们工作得相当深入。有分工,有组织。从实际情况来看,已经是一个专案组了。他们夜以继日。网已经撒开了,再狡猾的鱼都不可能漏网。钱主任在行政会议上说,抓一个小偷是次要的,关键是一定要树立一个反面的典型,寻找一个反面的教材,利用这个机会狠狠整顿一下学生的思想作风。钱主任说,最近一段时间学校里的风气很不好,有几个男生留起了长头发,有几个女生穿起喇叭裤。那是头发吗?那是裤子吗?我四十三岁了,没见过。”而校外一些不良青年的行为更需要防范,他们经常戴着蛤蟆镜,提着一挡“三洋牌”录音机,一边播放邓丽君的靡靡之音,一边在校门口晃荡。美酒加咖啡,何日君再来,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?这些都是危险的苗头。要刹。不能手软。这里是什么地方?钱主任问,这里是师范学校!“种种迹象表明,”钱主任指出“社会上的不良作风”已经“渗透到”校园里来了。这个风气一定要“刹”不要指望自生自灭。不能放松我们的警惕。

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“外松内紧”。所谓外松,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,另一方面也是给“极个别”的同学一个麻痹,一个松懈,好引蛇出洞。所谓内紧,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“那根弦不能松”。不过,从实际的情况来看“外面”还是松不下来。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。就说王玉秧,跑完3000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,这就不容易说得清。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。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?玉秧犹豫了两天,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,是一位女教师,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。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,再拖下去,身上干净了,那就不好说了。玉秧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,她之所以回到宿舍,主要是身体有了“特殊境况”。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,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。让玉秧解下裤子,把东西翻

出来,看了。情况属实。这个是做不了假的。黄老师四十多岁了,曾经被错打成右派,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。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,很温和,爱笑,像一个母亲,甚至,像一个大姐。虽然也是主任,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‘主任’,只能喊‘老师’。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。黄老师检查完了,笑了笑,说:‘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?’玉秧想,是的。这能说明什么呢。身上有‘特殊情况’,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,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,并不能证明其他。王玉秧的鼻子尖上全是汗,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,很莽撞地说:‘不是我偷的。’黄老师轻声说:‘在没有查出来之前,谁都是可能的。包括我,也是可能的。你说是不是呢?’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,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,玉秧再狡辩,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。

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,一会儿放大,但是,没有结果。案情难以突破。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。在这四天里头,82(3)班的同学对‘铁的纪律、铁的校风’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。准确地说,对‘铁’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。铁是没有表情的。不言不语。不声不响。但是,铁很重。很硬。有一种霸蛮的力量。同学们对‘铁’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。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,它一旦行动起来,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。同学们发现,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,它都有可能变成铁。比方说,事件。比方说,时间。比方说,心情。它们现在都是铁。很重。很硬。横在82(3)班每一个同学的面前,心里。82(3)班死气沉沉。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,生怕哪儿碰到了铁;‘当’的一声,或者说,什么声音都没有,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。

比较下来,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。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,在很大的程度上,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。甚至,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。王玉秧说不清楚了。玉秧嘴笨,说不清就不说。但是,

抬不起头来。玉秧可以麻痹自己，班级其他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，他们的眼睛是‘雪亮的’。关键是，他们的想象力同样是‘雪亮的’。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，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“僵持性的阶段”。双方都在攻心。就看谁挺得住。不是西风压倒东风，就是东风压倒西风。静止肯定是暂时的。同学知道，暴风雨会来。一定会来。

暴风雨来了。相当的突然。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，相反，很平静。当然，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，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，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星期六的上午，北京时间九点整，钱主任，黄老师，82(3)班班主任，三个人呈品字形，一起走向了82(3)班。同学们早就到齐了。钱主任满面春风，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。难得一见的轻松。黄主任却反过来了，惆怅得很，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，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。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，知道破案了，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。但是，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反而更叫人揪心。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。王玉秧咽了一口，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。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。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，在它落地之前，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。班主任进门了，站在黑板的左侧。黄老师进门了，站在了黑板的右侧。钱主任最后进来了，直接走上了讲台。同学们屏住呼吸，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。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，而是避实就虚，鼓掌了。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。但是，既然领导都鼓掌了，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。掌声很寥落，稀稀拉拉。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。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，钱主任高声说，他首先代表校支部、校行政，代表82(3)班的全体同学——不包括个别人——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。钱主任说，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，现在，真相大白了。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、他的手、他的食指，绕了一圈，指着下面说，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，就在他的

眼皮底下。“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。”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,都有些烫了。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,黄老师却病歪歪的，走上了讲台。她拦住了钱主任。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“说两句”。黄主任很疲惫,很沉痛,好像刚刚哭过,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。黄老师说:“同学们,我是一位母亲。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。”

黄老师一开口同学们就已经被感动了。她的声音很小，还有点喘。听得出是在努力,是在化悲痛为力量。黄老师首先介绍了她的儿子与女儿。儿子在北京读书,北大 女儿在南京读书,南大。黄老师说,她为她的儿女“感到自豪”。黄老师说起儿女的时候声调是那样的绵软,表情是那样的柔和,洋溢出母性的慈爱和挂牵。无端端地叫人悲伤。同学们云里雾里，不知道黄老师在这个要紧的关头说这些家事做什么。可是，同学们立即从黄老师的谈话里头知道了她的良苦用心。昨天晚上学校里头已经开过行政会议了。会议决定,一定要开除那位“至今不肯悔悟的同学”。黄主任的眼眶红了,目光像雾一样湿润。黄老师很坚决地说:“我不能同意!”

黄老师开始了回忆，她回忆起了“遭到不公正的待遇”的日子，儿子在乡下发烧的事,40度1还抽了筋,抢救了半个小时。她回忆起了她的女儿，四周岁的那年曾因为食物中毒而危在旦夕。这些事情都是黄老师心中的痛,令人伤感。黄老师流泪了。黄老师对着钱主任说:“哪有孩子不生病的?! 哪有孩子不犯错误的?!”钱主任哑口无言。黄老师的话像春风,像春雨,一丝一丝,一飘一飘,飘洒在同学们的心头,浇灌在同学们的心坎上。同学们低下了脑袋,每一个人都流下了悔恨的泪。黄老师擦干了眼泪,说:“我已经向学校的党支部提出了请求，请求校领导给我最后的机会，再给我两天的时间。我相信,这位犯了错误的同学一定会自新,会主动承认错误。他一定会到

邮局去，把不属于他的钱物寄给我。——我是一位母亲，同时也是一位党员。我以母亲和党员的双重身份向你们保证，只要你寄来了，内部处理。相信我，孩子们，千万千万不能存有侥幸心理。公安人员已经在庞凤华的箱子上提取了指纹了呀！谁碰过庞凤华的箱子，公安局一目了然。我们更是一目了然。公安局一旦来抓人，那就说什么都晚了呀！”黄老师已经很急了，恨铁不成钢，又流泪了。“相信我孩子们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不要再让你们的母亲伤心了。”

黄老师声情并茂。她的话好几次都哽咽住了，差一点哭出声来。她的话温暖了82(3)班同学的心，擦亮了82(3)班同学的眼睛，鼓足了82(3)班同学的勇气。功效立竿见影。星期一的上午，第二节课之后，汇款单寄来了。然而，黄老师拿着汇款单，望着钱主任，犯难了。这一次是真的犯难了。依照事先的部署，从汇款单上对照汇款人的笔迹，准确无误地找到偷钱的人，原本是很容易的。但是，谁能想到一下子寄来了四张呢。再怎么说，二十块钱也不可能被偷走了八十块，逻辑上就站不住。钱主任、黄老师还是搬来了82(3)班的作文本，查出来了，汇款人分别是孔招弟、王玉秧、邱粉英，还有一张是用左手写的，一时不能肯定。黄老师把四张汇款单拍在钱主任的桌面上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到底是谁？”钱主任笑笑，叹息一声，说：“老黄，你也有二十年的政治经验了，正面的有，反面的也有。有人愿意主动承认错误，这又有什么不好？”黄老师用右手的掌背拍着左手的掌心，说：“我是说怎么处理这八十块钱！”钱主任把不能肯定笔迹的那一张汇款单放到黄主任的面前，关照说：“把钱取出来，还给庞凤华。”黄老师问：“另外的三张呢？”钱主任把另外的三张锁进了抽屉，说：“先放在这儿。”黄老师说：“六十块呢，不是小数字，不能浪费喽哇。”钱主任说：“怎么会浪费呢。不会浪费的。怎么会浪费呢。”黄老师有点摸不着头绪，小心地说：“究竟怎么办呢？”钱主任说：“你呀，小黄，怎么

说你好呢。有些事,宜粗不宜细。把问题放在那儿,撂在那儿,比处理了更好。就这么说了。哈,不要再提它了。都过去了。哈。”

被偷的钱寄回来了,全校的同学都知道,寄回来了。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:“我没偷,不是我偷的”,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么?没有了。放松之后必然就是观望。同学们就是想看一看,到底是谁偷了。但是结果令人失望,他们等待了四五天,学校的布告栏上一直没有张贴“处分通告”,看起来真的是“内部处理”了。玉秧心存感激。内心的喜悦可以用“劫后余生”来形容。但是感激归感激,轻松归轻松,说到底还是冤。冤哪。这不是不打自招又是什么?不过玉秧退一步想,不招又能怎么样呢?人家派出所的人已经查出指纹了。庞凤华的箱子玉秧有没有摸过,玉秧一点底都没有。想不起来了。从常理上说,同在一个宿舍里头,真的很难免。万一指纹碰巧就是玉秧的,公布了,玉秧的活路就死了。这个赌玉秧打不起。赌注太大了。玉秧想,还是这样好。反正也没人知道。别人怎么猜就让别人猜去吧。逃过了一劫,总是好的。怎么说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呢。无论如何,玉秧睡了一个踏实觉。真的踏实了。没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了。可是,怎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找玉秧谈话的呢?这是不是就叫做“内部处理”呢?肯定是了。看起来领导还是讲信用。玉秧信得过。领导这样宽大,自己就不要再疑神疑鬼的了。要不然,对得起谁呢?

鉴于师范学校的“新情况、新形势”,师范学校的校卫队在元旦的前夕终于成立了。学校里拨了专款,买了军用黄大衣,一个人一件。同时配备的还有一条军用皮带。当然了,校卫队的成立大会上钱主任说了,这些财产都是集体的,每一个同学都要好好爱护,毕业的时候还要交到集体的手上。话虽然这么说,校卫队的同学对军用大衣和军用皮带显然并不爱护。为了威风,显示出他们的与众不同,他们整天都要把大衣扛在肩膀上,把皮带束在腰里头。这是可以理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